

世界秘档系列

Top-Secret Papers

● 徐林 王春水 石建峰 董振宇 编

影响历史进程的 间谍们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影响历史进程的 间谍们

涂 林 王春水 编
石建峰 董振宇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杰恒

封面设计:徐晓丽

影响历史进程的间谍们

徐 林 王春水 编
石建峰 董振宇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 12/16·插页 2

字数:190 000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7-04606-5/G·933 定价:13.00 元

目 录

众叛亲离的 Z 世界之王

——间谍克劳德·丹西/1

“不闯虎穴，焉得虎子”

——间谍弗利兹·考德勒斯/9

谍中之王

——间谍 H·A·R·菲尔比/17

大英帝国的骑士间谍

——间谍安东尼·勃兰特/28

“自由世界的斗士”

——间谍奥利格·潘可夫斯基/35

孽海情仇

——间谍乔治·布莱克/44

改变苏联历史的谍中双魔

——间谍尼克莱与娜德婕达·斯科布林/52

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间谍伊斯雷尔·比尔/59

“X 战线”的谋杀者

——间谍符拉迪米尔·I·沃特罗夫/65

澳洲惊魂

——叛逃的苏联间谍阿芬奇·M·施罗科夫/75

大使馆的密电丢失事件

- 叛逃的苏联间谍依柯·古兹恩可/78
- 变色龙？妄想狂？
 - 叛逃的苏联间谍安纳托利·格利森/87
- 美国反共运动的始作俑者
 - 变节的苏联间谍惠特克·齐伯尔斯/95
- 纳粹克星之“红色管弦乐队”
 - 间谍雷贝·多姆/100
- “德国的劳伦斯”
 - 间谍威尔海姆·威斯姆斯/109
- “昂贵”的双重间谍
 - 间谍伊安·弗来明/113
- “我不是詹姆斯·邦德”
 - 双重间谍达士科·波波夫/117
- 空中侦察之父
 - 间谍 F·W·温特波特汉姆/121
- 在使馆中的幽会
 - 间谍艾米·索普·帕克/124
- 谍网？情网？
 - 间谍理查德·佐尔格/129
- 玩具熊里的无线电台
 - 间谍鲁斯·库琴斯基/137
- 密码魔术师
 - 间谍赫伯特·亚德利/143
- 让二战至少提前两年结束的人
 - 间谍埃里克·埃里克森/147
- “弗劳琳博士”
 - 间谍训练专家艾尔贝丝·斯查格穆勒/152

“黎明的眼睛”

——间谍玛格丽特·泽丽/157

以色列需要你们

——间谍乌夫甘·罗兹和艾利亚胡·科恩/162

拿原子弹送礼

——叛逃的德国间谍克拉斯·弗齐斯/170

参谋长是间谍？

——间谍阿尔弗来德·李德尔/175

揭开卡拉神秘的面纱

——间谍马库斯·沃尔夫/179

无畏的英国贵族

——间谍威廉姆·斯蒂芬森/186

卢比扬卡大街上的恶梦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继奇·捷尔任斯基/192

藏在篮子里的毒蛇

——间谍土肥原贤二/202

“只要是人，我就能让他开口”

——拉文特里·贝利亚/207

残酷无情的尼安德特人

——间谍雷恩哈德·海德里希/213

布达佩斯的驼背人

——加博尔·彼德/220

一个纳粹在莫斯科

——间谍海因里希·米勒/227

卢西与恩尼格马

——间谍鲁道夫·罗斯勒/234

假作真来真亦假

- 双重间谍维塔利·尤尔钦科/244
- 扑朔迷离真难辩
- 双重间谍尼克拉·阿塔马诺夫/251
- 老爹的坏蛋工厂
- 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256
- “我们的人在哈瓦那”
- 作家间谍格雷厄姆·格林/262
- 梵蒂冈的首席间谍—教皇
- 间谍乔凡纳·蒙特尼/266
- 彼得格勒的谍影
- 间谍 W·桑莫塞特·毛罕/273



众叛亲离的 Z 世界之王

间谍克劳德·丹西

化名：海伍德

代号：Z

1876—1947

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位同僚在评价克劳德·丹西时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彻底的混蛋”，克劳德在军情六处总部内还有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外号“克劳德大叔”。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因为他的同事对克劳德都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是一个令人根本无法忍受的人，但与此同时却没有人对这个讨厌的家伙是一名优秀间谍这一点发生丝毫的怀疑。

丹西浑身是刺，动辄发怒的个性从现代精神病学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源自他那个专制的家庭。他于 1879 年出生于一个陆军军官的家庭中，兄弟姐妹有八个，他们都生活在军营般纪律严格的家庭氛围之下，即使是很小的过错也难逃挨打的噩运，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变得乖戾且彼此憎恨，当然最仇恨的还是他们的父亲。在二十岁时，丹西参加陆军，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父亲不会同意除此之外的任何选择。1910 年由于厌恶在北婆罗州的服役生活，他加入了新组建的军事情报单位军情五局，它是英国军情六处（秘密情报局）的前身，该机构专门负责对付爱尔兰民族运动。丹西一边工作，一边接受了错综复杂的现代情报训练。他主要的工作是与不屈不挠的爱尔兰革命者进行地下斗

争。双方用尽了各种手段：双重间谍、三重间谍、鼯鼠（即内线）、对方进行渗透和窃听电话电报等等。在这些工作中，丹西体会到了间谍工作在预防各种革命行动所带来的巨大灾害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至少有两次，他在革命派内部安插的间谍及时发出了警告，使英国情报部门掌握了对方即将震动整个白金汉宫的计划。

1911年，丹西被派往华盛顿特区组织一次行动，打击在美国的爱尔兰革命派支持者的势力。在这次行动中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美国的规模还很小的一些情报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借此和美国的工业家们混得很熟，正是从他们身上，他得到情报说爱尔兰革命党人正在美国工人中组织自己的力量。这一段时期之后，丹西已成长成为出色的管理人才，他离开了陆军去管理纽约西北部的一个农村俱乐部，该俱乐部是供美英两国公司主管准备的娱乐消遣场所，丹西在他们中间发展了一个日后对自己起了很大作用的关系网。

一战爆发时丹西回到了军情五局，由于他在美国有很广泛的关系网，他被分到华盛顿，与美方合作打击在美活动的德国情报机构。在战争末期，他受许多大公司之托为他们解决麻烦。但正像许多从事过情报工作的人们一样，丹西很快就觉得公司里的生活与情报界那种尔虞我诈、惊险刺激、激动人心的生活相比不禁黯然失色，他于1927年又回到了军情五局，但这次机构已更名为MI6，即军情六处。他被任命为罗马工作站站长，任务是监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活动，这些活动威胁了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

不过丹西对他所见到的军情六处并不满意。与其他的军情六处驻外站长一样，他也有一个外交职务作掩护：大使馆护照管理处处长。军情六处习惯于用这一职务作为外交掩护，而且这一习惯

广为人知,丹西发现即使是大街上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任何城市的军情六处负责人就是该市的护照管理处处长。而且还有其他问题,军情六处的预算在战后财政紧缩中被大幅度压缩,因为资金短缺,在很多地方他们只雇得起退休军官,因为他们主要靠退休金生活,只要很少的报酬或根本不要报酬。不过这些人大多无法胜任工作,整个军情六处就是在一名退休的海军上将休·辛克莱尔的领导之下。这个人是个半疯的偏执狂,他坚持与其手下仅仅通过锁在盒子里的便条联系,在这一点上,只有他那个半疯的姐姐比得上他。

不称职的领导加上不称职的雇员的结果就是军情六处对正发生剧烈变化的欧洲大陆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丹西搜索情报宁愿依靠那些企业界的关系网,他发现这些商人比军情六处的官员更了解一个国家的真正状况。他们习惯于不为个人好恶所干扰,冷静地作出评估,他们的评估更多地以事实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不受怀疑地到处旅行,与外国企业家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他们本身也都是自己所属行业里的行家里手。例如一名钢厂的总裁可以很自由地进入另一家外国钢厂的车间,并且一眼就能评估出该厂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和工人的素质水平;一个飞机制造商一眼就能估算出外国飞机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等。

因此,丹西决定制定一个自己的情报工作计划,他对军情六处在欧洲的工作了解得越多,就越确信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会到来,他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丹西确信一旦战争爆发,军情六处驻外各站的笨蛋站长们马上就得卷铺盖滚蛋,那时必需要有一个与军情六处平行的情报网来拯救大家,这一情报网现在隐藏在暗处,一俟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就马上出面接管一切,并负责收拾残局。

1936年,军情六处试图在欧洲发展它的情报网,丹西提出了依靠公开的固定站系统的危险性,并建议成立一个较为灵活的用

商业为掩护的平行情报网,军情六处局长同意这一建议,并和丹西达成了一项协议:丹西的一切费用可以报销,在伦敦给他办公地点,他还可以雇佣少量的情报人员,支付他们的薪金,紧急时,将他调回总部。这种自由安排就成为发展 Z 情报网的基础。

丹西将办公室设在布什大厦,1937 年,肯尼斯·科恩海军中将被正式任命为联络官,另外还有四名秘书,一个看门人。在他企业界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组建了一个由站在英国一方的企业家们组成的网络。到 1936 年,他已经招集了两百多名企业主管向他提供整个欧洲大陆所发生的各方面消息,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是出于喜欢情报工作的刺激性而加入的。丹西指示他们工作时一定要尽量减少风险,不要作任何记录,不要企图拍照或随身携带任何间谍工具。他们要做的就是张大眼睛看,伸长耳朵听,然后回来叙述他们的一切见闻。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有野心,尤其是胶片制造商亚力山大·柯达,他借口为自己的胶片公司找厂址走访了许多敏感地区。

丹西根据自己的代号“Z”把这个私下组建的情报网称为“Z 组织”。凡由丹西招募来的人员,都要到维多利亚大街艾比大厦里的一间办公室(对外称奥尔巴尼信托公司)进行面谈,由来自军情五局的海伍德上将进行审查,面审合格后,再将他们的档案送交一名退役侦探,由他调查他们的背景。一旦被录取任用,就给一个 Z 字头序号标明其身,如 Z-1 是丹西,Z-2 是科恩等。丹西除在奥尔巴尼信托公司和布什大厦总部设点外,还在伦敦其他地方设点。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丹西的情报组织已发展到全欧洲。他让这个组织为他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好准备,就在这时他被提升去领导军情六处的隐蔽情报活动。他刚到伦敦,战争就爆发了,而他早已预料到的那场大灾难也拉开了序幕。

灾难发生在荷兰海牙,这里是军情六处在欧洲一切行动的重

要中转站。该站负责搜集欧洲大陆其他各站转发来的材料,然后将其发回伦敦。海牙工作站的指挥官是两个毫无情报经验的退役军官佩恩·贝斯特和理查德·斯蒂文斯,而且此时工作站内部还有一名内奸,一名实际为德国党卫军工作的荷兰人,党卫军因此了解了所有海牙工作站特工的公开身份。

但德国人并没有立即捣毁这个工作站,相反决定利用该工作站来打击英国情报机构,并同时削弱在德活动的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信誉。这一计划来自于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沃尔特·谢伦伯格(后来的党卫军首领),该计划中他假装是一名卷入地下反抗活动的德国军官,通过一名荷兰内线接近了这两名海牙站负责人并主动提出向军情六处提供情报,以换取对该地下组织的资助。

毫无戒心的贝斯特和斯蒂文斯一下子就上了圈套,答应了这个危险的交易,他们同意在德荷边境小镇芬洛会见这名德国军官。1939年11月9日他们到达了约定会面的小餐厅,刚到了几分钟,一个党卫军小分队呼啸着闯过了边界,绑架了这两名军情六处高级情报人员,然后急驰回德国,归途中还与荷兰边境卫队进行了激烈的交火。

一回到德国,盖世太保没用几天就撬开了佩恩和贝斯特的嘴,他们招供了所了解的一切,这对于英国情报界来说不异于是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两人是海牙站的关键人物,他们知道在欧洲工作的所有重要英国特工的真实身份,还有其他许多更重要的内线。几天内,整个军情六处在欧洲的组织纷纷土崩瓦解。

而丹西早就预料到了这场灾难,他马上转向启动了自己的Z组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是丹西救了军情六处。不过不论他的贡献有多大,他仍然只赢得了很勉强的一点尊敬之意,即使在他被提升为新任局长斯图尔特的副手之后,情况仍是这样。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丹西的个性,源于他的坏脾气以及永远怀恨别人,充

满恶意的态度。他痛恨一切具有大学学历的人,认为他们没什么真本事而只知道装腔作势。他坚持认为只有他那些商界朋友才有一眼看穿事物本质的鉴赏力,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简而言之,丹西对自己长年军事生涯所沾染的种种陋习视而不见,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抱怨整个世界的不公平,甚至连局长也开始恨他,更不用说那些整天与他打交道的其他军情六处官员了。

但作为一名情报官员,他的出色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在芬洛事件后几周的时间内,他的Z组织就开始平稳地运行了,他向军情六处提供了许多比以前质量好得多的情报。该组织只接收由丹西亲自挑选的几名军情六处官员的命令,它的优势在于能够搞到重要的经济、技术领域内的情报,由于那些企业家常亲自前往德国工厂访问,丹西得到了一份关于德国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的全面综合意见报告。(这份报告使他确信德国工业没有能力支持一次全方位的全球战争)。

1941年,丹西接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通过卓有成效的无线电破译工作,英国推断出德国即将入侵苏联。政府要求情报机关掩盖消息来源后,将这一消息以及一份有着明确的进攻日期和参加部队番号的报告交给斯大林。但多疑的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英国人的情报,尽管他自己的情报机关也提供了相类似的情报,他仍然认为这是英国在挑拨苏德关系。

德国对苏联入侵一开始就在英国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不过凭借其出色的破译工作,英国人获得了宝贵的德军东线作战计划,但英国不希望苏联了解其情报来源,因为害怕苏联把这一绝密情况泄漏给德国,而且英国还希望用这一手段获取苏联的情报,一旦这些过早暴露,所有这些计划都要化为泡影;另一方面,当时的情况确实危在旦夕,德军倾其全部主力部署在东线。英国无论如何要保证苏联不会被德国占领,因为用丘吉尔的话说,要让两个恶人互

斗而死，一旦苏联失败，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转向英国，那将会造成可怕的局势。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破译的情报转递给苏联，并让他相信情报的真实性，而同时又保住英国的情报来源。丹西提出了一套既复杂又巧妙的解决方法。

丹西在瑞士的一名特工注意到在瑞士存在着一个大型的苏联间谍网，因为他们使用三台不同的电台向莫斯科发报，德国人称之为“红三”。这个间谍网有一个情报来源，是一名叫鲁道夫·罗思勒的德国流亡者，这个人在国内有几个老朋友提供一些低级别的情报。在瑞士情报机关朋友的帮助下，丹西巧妙安排罗思勒定期一点点得到英国人提供的情报，全部都是关于德国的东线作战计划和部署等内容。最初莫斯科不相信这些情报，但后来苏总部却发现罗思勒的情报总是准确无误，也逐渐开始相信了他的情报。

这个行动于 1943 年结束，因为此时苏联已赢得了战场主动权，不再需要这种帮助了。苏联人可能一直都不知道，正是丹西向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打开了他们通向胜利的大门。

这是丹西在军情六处的最后成绩，他的同事们因为他那讨厌的个性都与他越来越疏远，丹西的事业走上了下坡路，同时德国人的败势也越来越明显，再也没有理由为他那超人的情报才能而迁就其坏脾气了。很明显，丹西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1944 年他被分派到一个无所事事的岗位上，一年后，被以健康状况为理由强迫从军情六处退休，这个他为之付出巨大心血的机构在他走时没有给予任何形势的肯定与感谢之词，也没有退休金。

此时他已浑身是病，接受了柯达里昂胶片公司电影工作室主任一职，最后因心脏病死于一家小型的私人医院中。在他最后的日子，军情六处没有一人前来探望过他，也没有人到他家里看他，他的葬礼只有当年 Z 组织中的几位老友前来参加。在生命即

将结束的那段日子里,丹西被一个奇怪的现象搞得心神不宁:每天早上一起来,他就发现一个大大的字母“Z”漆在前门上。军情六处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代号,他绞尽脑汁想找出主使者是谁,但却一直未能如愿,直到死去时他还在大声念叨此事,这也算是这位情报官员一生中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之一。

“不闻虎穴，焉得虎子”

间谍弗利兹·考德勒斯

代号：麦克斯

化名：理查德·克拉特

1903—？

这个矮小壮实、头发油亮的男人在德国人看来就是一个标准的艺术家：彬彬有礼，有着维也纳式的风度，来往应对得体。到1939年时，弗利兹·考德勒斯已届36岁之龄，凭着灵活的头脑，他已经成为整个欧洲风头最劲的角色之一。此时他没有想到他正处在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上，而这个转折点将使他跻身于间谍史的传奇人物之列。

讲到家庭背景，考德勒斯正是二战前欧洲间谍界在拜占庭世界中所物色的那种人。他生于维也纳，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天主教徒，这一点对于他日后的生活似乎是至关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考德勒斯当了一名记者，但是他很快就发现通过另外一些手段可以毫不费力的弄到更多的钱：参与非法交易、卖假证件、向十几个欧洲国家的官员们出卖情报，这些官员都早已被他买通，和他一个鼻孔出气。考德勒斯在开展业务期间，足迹遍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自然而然的，他很快就在从巴尔干到地中海的各国政府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网。

对于考德勒斯这样一个天生具有间谍天分又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来讲，引起间谍们的注意并最终将他也发展成为一名间谍只

是个时间问题。在 1939 年,一个名叫安德鲁·特库的神秘人物将考德勒斯拉进自己的关系网,这个网络主要由白俄流亡者组成。特库向他的雇主——德国的情报机关“阿伯韦尔”宣称自己的组织可以提供来自整个欧洲的情报,连苏联的情报也不例外。事实上,几乎是在 20 年前,特库就已经成为苏联的一名间谍人员了。特库一直向莫斯科提供关于德国情报机关行动的情报,但是,考德勒斯的加入使克格勃的野心更为膨胀,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那就是——直接打入纳粹德国。

这项任务需要一个长期而又耐心的计划: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考德勒斯将会成为德国在苏联方面情报的主要来源。莫斯科将向他长期提供一定数量的秘级较低的情报,帮助他逐渐取得对方的信任,直到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他将向“阿伯韦尔”提供一条他们求之不得的“机密情报”,但无论是特库还是考德勒斯在那时都未曾预想到这条“机密情报”给德国造成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考德勒斯的化名叫克拉特,以商人作为掩护身份,在特库的协助下,他很快从莫斯科得到了定期提供的中等秘级的情报,然后再用这些情报向“阿伯韦尔”邀功请赏。考德勒斯还通过他本人所组织的一系列行动有力地证明了他的价值,这些行动包括从美国驻南斯拉夫扎格利伯的大使馆中成功偷出高度机密的外交文件。

长期以来,考德勒斯每个月都从“阿伯韦尔”那里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但德国人逐渐发觉他想要的不仅仅是金钱,他还急需一张无价的被称作“亚利安人证明”的文书,这张文书由纳粹政府签发,证明此文书的持有者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他或她已经被德国“人种关系专家”证实“有亚利安血统”。对考德勒斯这个混血儿来说,这份文书实际上是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没有它,他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被盖世太保逮捕,然后关进纳粹集中营。

但满足考德勒斯的这一要求绝非易事,因为纳粹对于区分犹